



独幕话剧

GUANGMANG WAN ZHANG

光芒万丈

大连机车厂锻冶车间

文艺队集体创作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，某機車厂制造的紅旗型機車就要出厂了，可是最后一个关键——彈簧还没有解决。鍛冶車間的工人，以无比的智慧和英雄气魄，大搞技术革新、技术革命，战胜了重重困难，最后终于突破关键，使機車提前出厂。

本國作者們，热情地歌頌了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；讚美了干劲冲天的工人阶级。

光 芒 万 丈

大連機車厂鍛冶車間
文艺队集体創作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河区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文艺出版社刊出版也登記證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，1/16印张，28,000字·印数：1—2,000 1960年6月第1版
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40158·256 定价(7)0.12元

独幕话剧

光芒万丈

大连机车厂锻冶车间

文艺队集体创作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0年·沈阳

人物：李师傅：五十四岁，老彈簧工人。

陈师傅：四十五岁，彈簧生产組長。

赵 彬：二十四岁，鍛工。

小 楊：十九岁，鍛工徒工。

陈 瑛：二十一岁，車間考動員，陈之女。

張主任：三十岁，車間調度主任。

高書記：三十五岁，車間主任兼書記。

群 众：甲乙。

地点：某厂鍛冶車間。

時間：一九五八年末某日。

布景：舞台右角是車間辦公室的門和窗。窗里的写字台上有電話和文件等。台中央是一排長窗，可以看到工厂的外景。台左是通往車間的過道。其間樹立着兩塊黑板報，頂上挂着標語：“趕唐山，學唐山，爭取紅旗型機車二十號出廠！”另有“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”等大躍進口號。

幕啟：陈瑛在向黑板上貼着標語。片刻電話鈴响，她走到窗口拿起電話。

陈 瑛：我是鍛冶車間。書記不在！你是組裝車間嗎？嗯，你是不是打听彈簧的事？是不是我們車間搞還沒決定，書記在厂部开会正研究这个事。不，我不是跟你打官腔，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。是啊，不单你們組裝着急，我們也急。对，能不能再提前七天讓機車出廠全

在这彈簧上了……好，好！（放下電話）都來問，光接電話了，標語到底沒貼完。（邊說邊整理標語。電話鈴响）准又是來問彈簧的！（接電話，邊听對方的話邊說）書記去開會去了，彈簧的事還沒定下來，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！主任？是調度主任還是車間主任？……車間主任，我們車間主任就是書記，對，書記和主任是一個人哪。噯，不在，開會去了。……同志，你別誤會，不是我不耐心，今天各個車間全來問彈簧的事，組裝、金構、鍋爐，連各科室也來電話，我光接電話了，什麼也不能干了……對，對，我們車間的工人勁頭都很足，就等領導決定了。噢，如果我們接受了彈簧任務，你們保證要氣有氣，要電有電，保證供應決不誤事？好，我先代表車間謝謝你們動力車間的支援！好。（放下電話）大家的勁頭可真足啊！（興奮的哼着“我的祖國”）姑娘好像花儿一樣，小伙子心胸多寬廣，為了開辟新天地，喚醒了沉睡的高山，讓那河水改變了模樣……（趙彬匆匆上）

趙 彬：陳瑛，高書記呢？

陳 瑛：真怪了，今天盡是來找高書記的。

趙 彬：他上哪兒去了，你知道不？

陳 瑛：你得先告訴我，找他有什麼事？

趙 彬：（急驟地）唉，跟你說頂啥用，快告訴我他在哪兒。

陳 瑛：高書記在廠部開會！（趙應聲欲走）你不說我也知道，你是為彈簧的事！

趙 彬：怎麼，決定啦？（高興）廠部真把彈簧交給咱車間了？

陳 瑛：（搖頭）說不上！

趙 彬：看你……真是！（欲走）

陈 瑛：（拉住赵，严肃地）赵彬，彈簧可是关键任务，全厂都瞧着它呢！

赵 彬：瞧你这話說的多沒勁，機車能不能提前七天出厂，全看有沒有彈簧了，誰还不关心。

陈 瑛：这我知道。彈簧这任务这么重要，質量要求严，時間又这么短，咱們真接受了这个任务……赵彬，你說能完成嗎？

赵 彬：瞧你这話問的多沒勁，咱工人自己动手能設計出来集中了所有機車优点的紅旗型，連个彈簧还解决不了？

陈 瑛：这也是！要万一……

赵 彬：又来了你的万一啦！党一万次指到哪里，我們一万次打到哪里，战胜一万次困难，夺取一万次胜利，就沒有一个万一。

陈 瑛：（深情地）赵彬，你真象一团火似的。

赵 彬：你也要有信心。（見張調度主任匆匆上）噢，張主任！（張摆了摆手，急進屋。赵欲進，被瑛拉住）

陈 瑛：你別麻煩他了，这几天他可忙坏啦！（張出，向車間走去）

赵 彬：張主任……（張已下）他怎么忙的这个样？

陈 瑛：調度嘛，他不忙誰忙？他那两条腿虽然不出工厂，可一天就得走几百里地。听說彈簧任务交給咱，更把他忙得脚不沾地了。（赵欲說話，張又匆匆上）

赵 彬：（迎上去）張主任，我問个事！

張主任：噢，等一会吧，我找高書記！

陈 瑛：高書記会還沒开完。

張主任：噢，你怎么不早說呢！

陈 瑛：誰知道你要找他呢？（張欲下，被赵拉住）

赵 彬：張主任，我就問你一句話！

張主任：（無奈）好，你說吧！

趙 彬：紅旗型機車的彈簧是不是咱們自己干？

張主任：這個……看來是“抖擻”不掉啦！

趙 彬：這可好了！

張主任：好什麼，還沒決定呢！

趙 彬：一決定下來，咱就挽起袖子破關鍵！

張主任：（意味深長地）要不是跟唐山競賽又提前了七天，彈簧也不能成關鍵哪！

陳 瑛：提前七天是躍進呀！

張主任：（不耐煩）是躍進，可是彈簧跟人家天津訂的合同是二十八號交貨，不趕趟啦！要是天津能給咱提前七天嘛……（欲下）

趙 彬：要是人家天津有困難，不能提前呢？

張主任：人家專門搞彈簧的要是都提前不了，咱就能提前搞出來啦？

陳 瑛：如果天津廠能提前交貨嘛，張主任，咱不好求求他們嗎？

張主任：我正為這事找高書記。

趙 彬：求人不如求己。

張主任：你懂什麼呀！（欲下）

趙 彬：（欲反駁）張主任，要是……

張主任：（大聲地）你說問我一句話，現在幾句啦？（急下）

趙 彬：（有氣地）就他這種思想，找高書記非碰一鼻子灰不可！

陳 瑛：趙彬，你要是個彈簧工就好了，可惜你是個鍛工，使不上勁兒！

趙 彬：什麼？我這個打鐵的還正要在彈簧中使使勁兒呢！

陳 瑛：你不懂技術呀！

赵 彬：不懂现学！来他个技术革命！

陈 瑛：好，这一次你要能搞出发明来，那才真称得上是“小诸葛”呢！

赵 彬：你不教我，我也会好好干。（玩笑地）别人说我“小诸葛”没有啥，你要说“小诸葛”呀……

陈 瑛：怎么？

赵 彬：那成夸女婿啦！

陈 瑛：（佯怒）赵彬！（赵笑，欲下）喂，我还有个事要告诉你呢！

赵 彬：什么事？

陈 瑛：（难为情）我妈，成天盯着催我……

赵 彬：催什么？

陈 瑛：要你去呗！

赵 彬：我不常去吗？你家的门槛都快叫我踩扁啦！

陈 瑛：你呀！……真笨。

赵 彬：我笨？我“小诸葛”还头一回听人家说我笨来！（渐悟）噢，——她老人家是让我明确身份哪？

陈 瑛：妈本来就不知道咱的事嘛！

赵 彬：陈师傅呢？

陈 瑛：我爹也不知道！（小得意地走上）

小 杨：我可知道！

赵 彬：（一楞）你知道什么你！

小 杨：你想参加干弹簧对不对？

陈 瑛：没有你不知道的！

小 杨：我当然不如你啦，赵师傅管有什么事都先请示你，你当然……

赵 彬：别闹了，小杨，你听见什么风了没有？弹簧决定下来

啦？

小 楊：沒有。高書記、張主任、工段長還有陳師傅他們正在開會哪！趙師傅，要是決定了我也想參加。

趙 彬：好啊！

小 楊：趙師傅，等挑人的時候，你管怎麼在高書記跟前替我說幾句好話。（對瑛）啊，陳瑛大姐！

陳 瑛：哎，小嘴甜的，叫起大姐來了。

小 楊：好，不叫大姐，叫趙大嫂！

陳 瑛：（玩笑地）不害臊，誰是你大嫂！製造彈簧也不是演節目，誰要你個小徒工幹什麼？你別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，要參加，你有什麼本事？

小 楊：你別瞧不起人哪！咱小楊有全身的武藝！（鬆板）趙大嫂你別多嘴，俺小楊有雙飛毛腿，只要師傅張張嘴，拿料就拿料，打錘就打錘，你休息我還送來飯和水，你吃飯我給你來段“孔雀東南飛”。只要彈簧任務早完成，哪怕跑斷我兩條腿！

趙 彬：好！說的有勁兒！

陳 瑛：小楊，你出口成章，簡直成詩人啦！

小 楊：詩人文人咱都不當，咱要做個呱呱叫的打鐵匠。（對瑛）說真的，你看我參加行吧？

陳 瑛：（笑）我一定替你說就是啦。

小 楊：好來，我走了。你們倆談吧。（作鬼臉下）

陳 瑛：看他這兩片抹油的嘴。

趙 彬：真是你們文藝組的寶貝！

陳 瑛：小楊的勁頭可真足。要再有几个老師傅就好了！

趙 彬：怎麼沒有？你爹陳師傅不是一個嗎！

陳 瑛：我爹干彈簧的年头也不如李師傅呀，可惜李師傅有

病。要有几个象李师傅那样老“手把”，弹簧可就保险啦！（李师傅春风满面上）

李师傅：你们也在讲弹簧啊。真是，全厂到处讲的都是弹簧。

赵彬：哎哟，李师傅，你老怎么又来啦！

李师傅：嗯，你们俩是核计好了来攻击我这个老头子啊！

陈瑛：你老不是有病吗！

李师傅：嗯，你俩怎么唱一个调门啊！嘿……。

（赵、瑛对视，忍不住笑了。赵搬凳让李坐）

陈瑛：说真的李师傅，你回回跑回来，都叫高书记给撵回去了，让你好好休养，看你，怎么又……

李师傅：（胸有成竹）看他今天再敢撵，我正要找他呢！

赵彬：怎么，你老又是想来干活？不行，你就别磨这个嘴皮子了，不用找高书记，我就不同意！

李师傅：哎，小伙子，这一回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我有这个。

（从身上掏出一张纸，赵接过去看）

赵彬：证明？这是谁批准的？

李师傅：大夫批的呗！

陈瑛：（天真地）假的吧？（从赵手接过去证明看）

李师傅：这丫头！这东西能掺假吗？这不有医院的大印！

陈瑛：（玩笑地）大印？是真的？不是你自己刻的？

李师傅：我要能自己刻，我早就刻啦！在家里呆这一年多，真象蛟龙离了水似的，被困沙滩哪！小年轻的，你们还不知道这种滋味！

陈瑛：（看完证明）李师傅，你的病哪好啦？（念）由于患者再三请求，我院考虑如不答应患者要求，恐怕反而影响医疗效果，因此只准许其从事些轻微工作……

赵 彬：原来你老这是硬要来的呀！

李师傅：傻小子，要不他就给你啦？那些大夫都是和高书记一个心眼，就盼着我这老头手上长青苔！

赵 彬：李师傅，你有这个我看也不顶事，书记不能答应。

李师傅：这一回，他就是能把锤子说的变成龙，我也得干活！难道大跃进就叫你们包下了，没我老头的份？党指出总路线这条道，就光让你们走，我老头子就在一边干看着？不成！我在这厂子干了三十多年了，哪台机车我没摸过？听着那机车呜一叫，我就象听见孩子招呼似的，心里甜丝丝的。偏偏赶上咱工人自己设计的红旗型机车不让我摸摸，不行啊！就是豁上我这副老骨头不要了，我也得摸摸这台车！唉，偏偏叫我得上这个富贵病，一歇就是年半，如今是看见了火车头心里就搅劲儿，老觉得有愧于党啊！……你们说，我能呆得住吗？

赵 彬：（很受感动）是啊……不过，李师傅，病总归是病！

李师傅：什么病？早先年谁听过有什么高血压，矮血压的？再叫我歇下去，我快成胖血压了！（摸着自己的胖脸）

陈 瑛：（也表同情地）李师傅，那等高书记回来，你好好跟他说说吧！

李师傅：那好。（对赵）走，小伙子，你先带我去摸摸那个铁家伙去！（李先一步下）

赵 彬：（对瑛）这一回，你有信心了吧？（瑛点头，赵兴奋地下）

陈 瑛：（兴奋地又唱起“我的祖国”插曲）好山好水好地方，条条大路多宽广，朋友来了，有好酒……（瑛边工作着进屋，高书记与张主任上）

高书记：现在将是有了，等兵一配备齐了，就擎等着打胜仗了！

張主任：（皺着眉頭）自從五四年咱們不干彈簧以後，彈簧工幾乎都調走了，留下來的連兵帶將就是老陳一個手藝人，李師傅倒內行，可他有病啊！

高書記：照你這麼說，就靠老陳個人跳光杆舞啦？老張，咱哪個人還不是由外行變成內行的，你這調度主任不也是嘛！干彈簧老陳是個內行，你也是一個呀！我也算“半拉”，再讓各小組自願參加一些，我想用不了幾天全會變成內行的！

張主任：（有些慌）高書記，再抽各組的人……那，別的任务要是完不成怎麼辦？

高書記：讓他們自願參加，各個小組在保證完成正常任務的前提下，自願派人出來搞這個戰鬥任務。你看怎麼樣？（張看計劃表，摸出現在窗口）

陳 瑛：高書記，各個車間都來找你，不是挂電話，就是派人來問，車間工人們也來問……

高書記：問什麼？

陳 瑛：都是問彈簧，問咱們是不是決定自己干了……

高書記：好，再有來問的你就告訴他，我們車間包打這個關鍵！讓他們放心好了，決不會影響兄弟車間的躍進速度。陳瑛啊，你給準備一張紅紙，一會咱寫個東西。（瑛聲去找）你看，群眾都動起來了，咱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！

張主任：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，現在有了人也干不起來呀，要設備沒設備，要工具沒工具，再說，料還沒有影呢！原本二十六號出廠，提前了七天是十九號出廠，今天是十六，到十九號滿打滿算就剩四天。

高書記：料的問題廠部會想辦法。支部不是決定把底交給群眾

嗎，會有辦法的。我佩服你做調度工作的多咱都能把件條和時間估計的很準確，不過我希望你能把最主要的因素——人，估計得更準確些。

張主任：（不以為然）好吧！

高書記：你跟各生產組長講一下吧！（轉身向室內問）陳瑛，紅紙有了嗎？（瑛應：“有了！”高進室內）

張主任：（正欲走向車間，停住）嚶，老陳，來來來！（陳上）

陳師傅：張主任，你不找我我還要找你呢！光叫我當彈簧製造組長，人呢？

張主任：一会儿就給你。怎麼樣老陳，有信心嗎？

陳師傅：信心是黨給的。我想了個辦法，沒有設備咱也能干出來！不過有個條件，你得給我象樣的入手，至少一個頂倆！

張主任：（面見喜色）行啊，只要你能有把握，要什么都行！

陳師傅：要一把搬不倒那樣能猛打猛沖的小伙子，最好都象趙彬這樣，熬它八天八宿都不待苛的！

張主任：（一驚）老陳，你这是打的什麼主意？

陳師傅：不管什麼主意，能完成任务就行。快給我找人吧！

張主任：那走吧！（二人同下）（高與瑛抬一個已經布置好的、五花十色的簽字榜上，放在辦公室門前）

陳 瑛：高書記，做彈簧的困難可真不少啊！

高書記：對，問題是在於我們怎樣對待困難！在困難面前，我們應該唱這首歌——“紅軍不怕……”小陳，你還得給我幫腔，不然我自己唱不好。“紅軍不怕遠征難（瑛幫腔）萬水千山只等閒！”

陳 瑛：高書記，你多咱都是這麼樂觀。咱們這一次應該多請幾個諸葛亮來……

高書記：（笑）啊，你是不是又想到你的趙彬啦？

陳 瑛：（不好意思）不，他什麼也不是！

高書記：（玩笑地）噢，他什麼也不是，那就把名字抹去，不讓他參加了。

陳 瑛：（急阻止）不，他……

高書記：他怎麼樣？

陳 瑛：……不光他，連小楊都還想參加呢！

高書記：好啊！士相卒，車馬炮，都有他們用武之地。你何必不好意思。

陳 瑛：全凭你這老師指揮了。噢，他們來啦！（趙打頭、楊第二，李師傅已接上工作麼，羣衆甲乙等陸續上）

趙 彬：高書記，我們小組下保證能完成任務，自願抽出我來參加做彈簧！

高書記：好哇“小諸葛”，簽名吧！（趙簽名，楊欲簽名被高叫住）
噢，小楊，你們組同意把你抽出來嗎？

小 楊：（一楞）我……我自願啦！他們愛同意不同意。

高書記：自己願意那哪成，回去跟組長再商量一下吧！（小楊無奈下，甲乙簽完名，李簽字被高發現）
噢！這是誰簽字呢？李師傅，你就放下筆吧……

李師傅：小楊自己同意不行，我可行，我又不屬於他們哪個組！

高書記：（上前取下李手中的筆）李師傅，上一次咱們有言在先，你也答應了再不瞞着人偷偷跑到工廠來干活，你怎么又來啦？（陳上）

李師傅：（笑，取出證明）我不用瞞你，這一回是正大光明的！（高看證明）

陳師傅：老伙計，你也來啦！（與李情長誼深的緊緊握手）李師傅，你的病剛強了点，怎么能來干活呢？再說這回干彈簧

又是緊急任務，萬一把你再給累壞了，就不值得了！

李師傅：什麼值得不值得？為建設社會主義還能講價錢嗎？高書記，你說吧！

高書記：你老的病還沒全好哇！

李師傅：（情急）咳，我这个病，都是你們把我給高貴出來的。只要能讓我在車間多呆會兒，我准保什麼病也不會犯。再說，我是個老彈簧工，我能眼看着彈簧成了關鍵不來伸伸手！你們還讓不讓我過這個躍進年啦？

高書記：（沒法）好吧，老師傅，你實在要干我們歡迎你參加。不過咱得約法三章……

李師傅：只要讓我干，約法九章也行！

高書記：第一，你的職責是技術顧問；第二，只許動嘴不許動手；第三，不許打加班！

李師傅：（高興地）我都應承了。

高書記：陳組長，老將也出馬啦，這回心里有底了吧？

陳師傅：你放心吧高書記，別說是讓咱打十套彈簧，就是讓咱打十尊金剛佛也能行啊！它再硬也架不住咱打铁的這股猛勁兒。不過李師傅，你可得听我指揮，不准加班！

李師傅：哈，你倒先盯上我啦！

陳師傅：嘿嘿！

高書記：陳組長，想出什麼點子來啦？

陳師傅：嘿，咱打铁的，全凭這兩隻手！

高書記：還有一個腦子，得多想點子啊！

陳瑛：爹，高書記說的對，得多想竅門才行呢！

陳師傅：你懂什麼呀？我看看我的兵馬。（到簽字樓前觀看）

高書記：李師傅，看起來陳師傅這個老毛病還沒有改呀！你多幫助他吧！

李师傅：他的体性我摸的透，你放心吧！（小慧急上）

陈 瑛：你怎么又来啦？

小 杨：我们小组长同意了唄！

高书记：是真的嗎？不是硬哭着喊着要来的？

小 杨：不是，我们组安排了一下工作，还能抽一个人，就把我派来了。

高书记：好，签名吧！

小 杨：我是最后一个了吧？

李师傅：签名在后怕什么？只要干活能抢在头里就行！

高书记：好，同志们，咱们要打的这一仗，现在将也有了，兵也齐了。下一步是要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打这个仗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设备，也缺工具，料也还没来，困难是很多。但是我们有一件最宝贵的法宝，党的总路线武装了我们的头脑，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！好，大家去做准备工作去吧！

众：好！（大家議論着，兴高采烈下）

高书记：（心中很激动，唱起歌子）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……
（边唱走进屋内，张急上）

张主任：（闻歌声反感地）这是誰，唱什么？这儿料还没有影呢，你倒挺高兴！

高书记：（出现在窗口）是我呀！

张主任：（一惊）你！

—— 暗 轉 ——

封 間：当日下午。

（张坐在黑板板下的木凳上擦汗、喝水。片刻从办公室出。）

陈 瑛：張主任，大家都来一个勁的催料！

張主任：……

陈 瑛：張主任，你忙乎了一天怎么还没把彈簧料弄來？沒料这个任务怎么干？

張主任：你問我，我問誰？

陈 瑛：你是調度嘛！

張主任：調度也不会变魔术，什么也沒有，叫我調什么？調空气去？

陈 瑛：还是想办法多联系几次吧！

張主任：联系的头倒不少哇。供銷科沒訂这份計劃，兄弟工厂又沒有这种規格的料，鑄鋼現化也來不及，八下里扑空！

陈 瑛：張主任，向鋼厂求援不好嗎？

張主任：这我也想到啦！人家計劃排滿了，临时任务不接受。彈簧的料是特殊鋼，用别的还不能代替，唉，真要人好看！（打電話）喂，供銷科嗎？老刘，我是鍛冶老張，对，我說，我急的都失得“猴疮”啦，天津的彈簧到底在十九号以前能不能交貨……？你們不是派人去商量了嗎，噢，还没有回音，如果天津來了电报，你馬上告訴我！（放下電話，高已上）

高書記：老張，你人在这里，怎么心老在天津？老往天津使勁不行，得赶紧想法解決料！

張主任：高書記，現在唯一的办法是指望天津了。

高書記：党委不是常說要自力更生为主，求援为輔嘛！

張主任：眼看快下班了，四天去了一天，料还没有影呢，咱不能紙上談兵啊！

高書記：老張，你怎么变的这么急躁。